

晉書

卷二十八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85)
函號	別 10 1



晉書卷二十六

食貨志第十六 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木以節其務
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
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盈珠璣日中
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

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
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與其讓命春社
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
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
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
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
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
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屬以
耕稼召夏屬以耘耨秋屬所以收斂冬屬於焉蓋藏書
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若乃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
砂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甃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
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
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恠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
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摠山海之饒百畝之田
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
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
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
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
道也幸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

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
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
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
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
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
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
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
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
職方陳其九貢領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
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

有子遺史臣曰班固以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
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
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
以三年之算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
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章
樹穀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
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
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
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

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祿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山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而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

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儻郭沆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樵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歲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此言兵凶之謀而診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

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溢於宮籩百僚編於
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
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
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午而
總西蜀之用鞫于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
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
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
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
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俎之盛連衡帝
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
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
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二
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
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
十甗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
事草創鬻取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
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
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食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秦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口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旣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置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百姓飢乏渾於
蕭相二縣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
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
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
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
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
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
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
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耨犁及不知用水人
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
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
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
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
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焉鹵之地三千餘頃國
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
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
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
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
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

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
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
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
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
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
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
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
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
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
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
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

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
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
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
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
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
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無念其
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
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
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史諸郡國守相
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
勤勞豪勢不得侵殺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
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
開荒五千餘頃過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
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
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
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旣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
年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
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日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
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

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
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
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
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
皆多磽壻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
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
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瞻
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
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
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
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
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
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
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
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
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
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
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
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

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
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
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
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
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
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
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
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脩水田者
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
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
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
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
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
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
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竭則堅
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
宜壞陂其言壑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土便宜求
壞泗陂徒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
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
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

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旣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笮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滴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並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脩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竭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
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
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
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
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二
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
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二三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
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

輸義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八二十八文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
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三十頃第四品二十五
頃第五品二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
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二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
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
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
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貴殿中
武貴持椎斧武騎武貴持鉞冗從武貴命中武貴武騎

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謀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

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爨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彞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

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島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

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美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三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難

爛願陛下寬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
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二
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
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
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
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嬰利作薄
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
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
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
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
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
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
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
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
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
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
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
廣州夷人賣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
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取
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

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旣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

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
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
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
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
斷可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
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
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
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
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未自
休同以南畝兢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
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
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卷二十六終

晉書卷二十七

五行志第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林
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
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
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實其直自天

三十三
書卷之二十七
禮記
一
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
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
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
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
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
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
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
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
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
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韃孟夏侯勝京房谷永
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
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
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
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
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
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
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
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
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
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
多傷敗及木爲變恠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
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零氣寒木不曲直
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
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
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及太守古之諸
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
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戊卒
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
是陽施不下通也

晉書卷二十七 五行志 三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
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
恭爲北藩八月庚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
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
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
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
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
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
名材雜以銅柱陳勳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
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
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
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
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
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
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

父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
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
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
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

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

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

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譏夫

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

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大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為平原王納河

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

女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崇華殿灾延

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灾帝問高堂隆此

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

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

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
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
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
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蕙甫
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
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
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三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
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
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
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恪果喪衆殄人峻
授政緜緜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大初宮諸
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
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
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
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
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
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

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久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拆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

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闕
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
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
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耗弱而張華又
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于寶以爲
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
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
怪之永康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
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
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
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暉入
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二千餘人是
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
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與衆救之救於
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

謂濫炎妄起雖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灾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

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灾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

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娼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徵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

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夫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

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

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會慙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

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為

變恠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

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

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

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

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

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
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
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
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
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
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
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
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
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
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颯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
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
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
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家多變

恠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
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
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
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
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
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
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
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
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
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
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
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
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

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
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
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
數千家殺人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
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
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
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
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
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
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
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
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冥是鑿
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
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

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田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木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關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卽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閩丹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官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

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卽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
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
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
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
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
滋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末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
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
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末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替懷翼戴
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
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

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咸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選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美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大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温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祇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與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

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尅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三年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沙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_音鵠_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_音祥惟金_音沙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鵠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沙沙猶臨莅不和

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
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
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
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
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
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
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
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
易巽爲雞雞有寇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毀故有
雞虺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
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
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
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
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
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
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
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
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

之孽羊翹鼻病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
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翹與常雨同應此
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
一事耳翹與妖病祥皆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
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
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
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
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
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
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
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旣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
醬車鑰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
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贊易于寶
以爲貴者失位降在阜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
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情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罰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霽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

凶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於也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

晉書卷之五十七 五行志 三十一
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兼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纁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

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旣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鬪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惠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

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作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襜褕及爲羌煮貂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

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璆瑁之屬
爲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
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
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
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
之其後賈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
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
頭者尤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
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
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
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
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
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
聚之于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
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
敗屨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

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弥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弥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及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充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纒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震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叅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途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頰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頰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

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
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
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旣大墜坑而死
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
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
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
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
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翹見玘家又天意也
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大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
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
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
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
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

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過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

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
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土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
大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
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曾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
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
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臨耗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
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
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晉書卷二十八
五行志第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終

晉書卷二十八

五行志第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
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寇時則有口舌
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
謂不義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二十八

五行志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
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
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
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
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
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虺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
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疴金
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
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
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
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孤愚以彪有智勇及
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
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
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
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
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禪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

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自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祔所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徽政逸矣

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一語言於此聞

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慎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宋熙後王室漸亂宋嘉中天下大

晉書卷二十八
三
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暉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末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下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

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插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子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末帝遜位出末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僭也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

愷又過邵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口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

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
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
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
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
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喜魯芝李胤等並在
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
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
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如之
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月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
錄訊繫囚事從獨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

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吝是時荀勗為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北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元海石勒王弥不雄徒賊害百姓

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
十二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一宮衛無君臣之
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寬死
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
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
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
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
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
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

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西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頗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

僚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樂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河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於

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堀也鉤絡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堀後
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堀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
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
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
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
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
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
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
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
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
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
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
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二十年
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
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
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
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
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
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
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
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
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
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
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
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
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
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至來年纏
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
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阻

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時童謠曰屠蘇郭日覆
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日實眇焉趙
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
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
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
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
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
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
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
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
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逐
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
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
換敗吳興覆甌甌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
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
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尅復

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埋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克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克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瓿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王殺石武後如謠言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升平

晉書卷三十八 郡志 其
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
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
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邾得久桓公入
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
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
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
非皇太子邾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
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
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大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
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
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
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
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
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
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
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
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念
年食麥麩天公誅颺汝教汝捻龍喉嚨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
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
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
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聞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
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打黃
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
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

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
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
至江陵時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盧化荻蘆生不止自成
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
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
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
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日
鬪歎鬪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
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旣至查浦屢尅期欲與
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
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
忽如起鄴得入石頭蘆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
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
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
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
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
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
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
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沖所攻又為姚
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
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
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為
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
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
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
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
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
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
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蠓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

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玄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麇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麇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鬼行廟堂上天戒若曰鬼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大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又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身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欸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

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讚故有大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末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饑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獻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恃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圻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克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瀟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
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
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
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
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
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大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
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
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青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
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
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
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晉書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五 三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
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
平地異姓于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
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
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青也
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
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
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車騎
大將軍東廐王騰自井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
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
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馬無齒則不
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
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
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
因眾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

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二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河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槌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
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
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
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
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
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
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鵠說以爲於天文南方
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鵠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
異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
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
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温臣安祿樂逸茲謂亂
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
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
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
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
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果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

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瑾
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
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
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
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亦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
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
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
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
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
忽間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綠棗
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曹菜生工吳平家高
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

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葉作平慮遂以狗爲
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
濟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
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
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
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
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
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
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宋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
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
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
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
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
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
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
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

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蠓鼠遇臨之筮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襲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脩明

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
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
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
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
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
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楊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
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
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
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
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
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
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鷓鴣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
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

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
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
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
謂觀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
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
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
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
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
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
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
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
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
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

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
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闕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
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
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
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
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領
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
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
子將危將相俱殆觀然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
明年太子和廢魯王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
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慄以為檣末傾
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
鳳皇明年改元為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
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
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

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闔

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卽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鷄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鷄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鷺出於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

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曰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汗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卽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替而帝崩案劉向日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温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大極東頭鵲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

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羶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羶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管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干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大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項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

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
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
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
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
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
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
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
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之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
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
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爲寃氣之應也
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
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
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
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
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

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
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為
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
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
聲自絕矣

不問矣

去倫有

晉書卷二十八終

